

享受购物的幸福

——透过钱包看美国(一)



文/兰林友

经常有人感叹美国物价便宜，特别是初来美国的同胞，肯定要惊呼美国的商品实在是价廉物美。

显然，要比较中美物价，必须根据经济收入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进行深入考察。就宏观层面来说，美国能够维持如此低廉的物价，主要取决于美国具有的美元霸权地位与大宗商品的定价权，农业补贴政策，集约化的规模生产以及税费、物流、交易等环节的低费用。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与物质财富的充裕充足，决定了美国人已经超越简单的生存层次，大多数人都能买得起、买得到任何想要的普通商品，不会出现商品稀缺，自然较少出现炫富式的消费现象。

如果按照美国人的实际经济收入水平，那么在美国无论采购什么，都会感到非常便宜。但若照中国人的实际经济收入，带着人民币的概念来消费，就会觉得没有一样东西是不贵的。比如蔬菜和水果，特价促销的两根黄瓜要1.29美元，一个柠檬0.89美元，一个宝石红葡萄柚1.49美元，若按照美国人的收入水平，并用美元消费，应该说非常便宜。但若换算成人民币的话，就不便宜了。

相对而言，国内比较便宜的蔬菜，在美国通常并不省钱。因为中美饮食结构不同，恰恰是蔬菜，我们消耗量大，而美国人吃得少。每

次在超市收银台，我一看自己的购物篮里几乎全是蔬菜，而美国人买的蔬菜真不多。当然，也有极便宜的蔬菜，比如美国圆白菜0.49美元一磅，但这种圆白菜硬得咬不动，而我们熟悉的、带甜味的中国圆白菜则要卖1.99美元一磅。

物价低廉的消费快感，无疑来自超市或商场经常搞的促销活动。最佳购物日期通常是周五，因为有人狂喜的周末三天特定商品大甩卖。比如，Edy's牌大桶冰淇淋，平时6.49美元，促销价为1.99美元或2.99美元；哈根达斯大盒冰淇淋，平常7.49美元，促销价为2.99美元；哈根达斯小盒冰淇淋，平日4.99美元，促销时3盒10美元，有时则买一送一。这样，在降价促销的日子，手头并不宽裕的平民百姓可以趁机多买一些，带回家慢慢享受。可想而知，这是多么美妙的幸福感觉！

不过，并非所有低价促销商品都那么令人心神荡漾。比如一盒12枚的鸡蛋原本卖1.99美元，特价促销0.99美元，但这通常暗示着这并非有机鸡蛋。那些号称原生态或有机的鸡蛋一盒12枚要卖到4美元左右。

无论价钱便宜与否，清楚标示产品成分，给予消费者充分的选择机会，并有内在品质保障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在美国，哪怕是在主要为社会底层人群服务的菜篮子超市，海鲜产品也都会清楚标注哪些是野生的，哪些是养殖的，哪些是进口的，又是从哪些国家进口的。

有时，在国内超市购买海鲜，经常不得不感慨是在买海产品还是在买冰块。尤其是花高价买到的却是假货或伪劣产品，往往沦陷在购物的惶恐之中。假如真遇上，哪还有什么购物的愉悦心情呢？

在美国，商品的销售价格与价签蕴含着娴熟的消费心理学技巧，消费过程让人总感觉很舒服。不论什么商品，价格尾数基本上都是

0.09美元标注的，如哥斯达黎加熟透大个特甜菠萝，日常价格为3.99美元一个，降价促销为1.99美元，其实就是降半价，别小看少收这一美分，在消费心理或感觉上自然与降价2.00美元截然不同。

美国的猪肉，鸡肉卖得极其便宜，特别是内脏，几乎就是白送。至于海鲜，美国物产丰富多样，美国人并不像中国人那样觉得大龙虾有多么奢华名贵或稀有，而且他们对生态环境或物种怀有友好态度，对自然心存敬畏之心，绝对不会全然不顾大龙虾肥瘦雄雌(雄的要放生，稀缺资源)，通吃绝杀，而是考虑大小公母、完好程度(不允许出卖有残缺部位的)选择性捕捞，且作为一个法治国家和成熟社会，美国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，从而做到可持续发展。

从相对购买力的视角看，美国物价便宜的另一直观感受是货币值钱。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强烈了！美国日常生活中仍然流行一分、五分、一角、二十五美分的硬币。假如国内拿出一分的硬币，恐怕要遭白眼，被认为是在捣蛋。但在美国，银行自动取款机能够取出的、最常用的最大币值就是20美元的纸币。不过，20美元也能买一些食品回家，甚至够一人吃几天。相反，国内一百元的人民币都不经花。

还有一个物价便宜的直观感受是，多年来美国物价相对稳定。9年之后我重返哈佛大学，在特定的超市，苹果还是维持9年前的0.99美元一磅的价格，哪怕是新西兰进口的苹果，照样是白菜价。来自厄瓜多尔的香蕉，更是0.39美元或0.49美元一磅。当然，当地住得久的一些中产阶级朋友说，这些年美国物价还是上涨了不少，或者同样的价格，许多商品的分量明显不如原先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、哈佛医学院富布赖特研究者)

一人一言

“我们每年电视剧的生产数量太大，每一部都完全原创很难，所以同质化、类型化的现象比较严重。但是我们始终坚决反对抄袭，这个是底线，因为牵涉到知识产权和著作权的问题。只要我们的编剧抄袭，大家都不会同意，不管是谁，不管抄谁的。这是个原则问题。”

——刘和平谈于正被诉抄袭一案。

“人生在世，麻烦琐碎，无非吃喝拉撒这些俗事。人人无非家长里短，七大姑八大姨，传媒中的八卦也不过就是这些内容。但是，有一种爱情是超凡脱俗的，是高悬于所有琐事之上的，说得不好听些，是俾睨众生的。它对所有的世俗规矩不屑一顾，我行我素，随心所欲，激情澎湃，自由自在。”

“愿终身随心所欲，不为自己划定任何价值观的牢房，想爱谁爱谁，想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，想怎么定义自己的人际关系就怎么定义，哪怕它完全不可归类，完全违反习俗。只要出于自己内心的需求和渴望，就一定是美好的，至少是适合自己的。只需要一点真诚，一点勇气，就可以获得自由。”

——对于自己与变性人伴侣“大侠”的恋情，李银河在《人比自己以为的更自由》一文中如是说。

“大家只顾学英文，看翻译小说，不再看用字精简的中文经典，结果英文没学好，却把中文学坏了，化简为繁，以拙代巧，加上电视、网络推波助澜，讲病态中文变成时尚。”

——对于台湾的“语言癌”现象，著名作家余光中如是说。

“所有艺术家都是‘贱货’，面对困惑和困难时，他有快感”。

——作家毕飞宇

“我的名字叫莫言，但实际上讲话很多，废话更多；平凹先生不叫莫言，他讲话真少，但是名言很多。”

——莫言评价贾平凹。

“我已经60岁了，本身是博导，算‘既得利益者’。之前就已经看不惯一些事，打了报告要求退休，现在微博被关，我就更气愤了。”

——西南大学教授倪志安公开举报本校招生腐败，被问及是否担任腐败学校时，他说自己是有心理准备的。

本报实习生 刘娇娇 整理

中年的惑与不惑



文/周纪文

2014年的最后几天，忽然被人问到：这一年你总结过自己吗？新的一年你有什么愿望吗？不禁心里一惊。不知从何时开始习惯按部就班，自然也就没有太大兴致去做什么总结和展望。但是，认真回想一下，2014年于我而言，还真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2014年夏天，母亲突发脑溢血。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，我的大脑瞬间空白，也许是因为母亲身体一直还不错，刚刚年过古稀，所以我没有一点心理准备。等赶回老家的时候，母亲已经住进了重症监护室，所有的亲朋好友等在外边，焦急万分。然而这仅仅是开始。母亲在重症监护室住了20天，这20天里，她一个人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生死关，而我们在门外同样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生死煎熬。从不能手术，到手术后要不要切气管，再到肺部重度感染，可能会引发心脏和肾脏功能衰竭，再到谨防大脑二度出血……一次次守在手术室外，守在重症监护室外，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，不知道母亲那一刻是

怎样的凶险，只能守着，除了祈祷，便是从未有过的无力感和恐惧感，幸好还有亲人间相互的理解、安抚和温暖。

母亲康复了，家里又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活节奏。历经生死，更能明白健康的意义和亲情的可贵。如果说，2015年，我有一个愿望的话，那就是希望家里的老人，我的亲人们，一定要健康！

说到健康，这也是身边逐渐进入中年的朋友们谈论最多的话题。常常说的就是，人到中年终于明白，名利、金钱、事业都是身外之物，唯有健康才是自己的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刚开始很感慨，真的是要到不惑之年才能有这样的参悟呀！可是细想来又疑惑，悟到这一点就真的不惑了吗？中年，无论是工作、家庭还是情感、状态，用一个词来概括，那就是稳定。因为稳定，对很多所谓的身外之物不再那么饥渴，也就显得从容淡定；因为稳定，对机遇或者挑战大多怯而避之，自然少了困难艰苦。所以总是觉得我们的不惑，不过是对小情小理的了解，又岂是真正的不惑？

比如说微信，我用它差不多一年，刚开始也认真拜读朋友们转发的各种文章，后来总是觉得入了耳了，却很难入心。仔细一想，微信里面的东西，且不说那些拼凑来的、虚构来的，就是认真写就的，一旦放在浩瀚的互联网世界里，也都成了知识碎片，如果你没有能力构架自己的价值体系和观念框架，就只能充当复读机和传声筒。同时，微信世界有着自己的规则逻辑，循

着它的逻辑，你就会理直气壮地肯定自己的行为，从而忘记了分辨，更忘记了责任，这才会造成“赵本山20吨黄金”的互联网事件。

苏格拉底说：“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。”我想这样的生活应该不是以是否精致、是否超脱为标准，也绝不是以是否能够任性消费，是否能够看破滚滚红尘为标准，如果这样就是不惑，那我们又何以失去怀疑和判断的能力？

2014年，我最后一次走进电影院，看的是烧脑大片《星际穿越》，以我的智力，四维之外的时空概念我真的无法想象和理解，但是，这并不妨碍我情感上的认同和思想上的感悟。在真切地体验时间和宇宙的无垠和变换时，也就更加明白人的渺小与平凡，也就更加懂得人应该要谦卑地活着，且不可妄自尊大；但是另一面，在时间和空间的某一个节点上，每一个个体的人，又可以是伟大而富有创造力的，这种伟大来自于悲悯的情怀和理性的精神，且不用妄自菲薄。

作为一个中年人，我已经不再过多地考虑目标和计划，我知道中年人的日子不是一个人的日子，有太多的牵挂和分叉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日子一天天堆积起来，依然可以是丰富而饱满的。我明白我虽然已经身在不惑之年，但是我心里一直都有困惑，这并不让我更加烦恼，相反，还有一点小喜悦，因为它能让我触摸到思想，感觉到自己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文艺学教授)

